







皇明鴻猷錄卷六

北征沙漠

京山 高岱 編輯  
桐汭 李徵儀 評校

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 時元都巴克河東關陝皆  
平 上以擴廓帖木兒及賀宗哲未服為西北患元  
主北遁諸胡從徙者未靖乃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  
馮勝為右副將軍率師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李文  
忠為左副將軍率師由北平經萬全出野狐嶺時常

遇春已卒，湯和、廖永忠、傅友德等統兵伐西蜀。文忠至興和，元守將皆出降。三月，達至定西，大破元擴廓。兵諸部將獲元王公以下百餘人，卒六萬。擴廓等西走。上恐擴廓宗哲疑懼，終爲邊患，下詔招諭之。不從。文忠兵至北海駱駝山，敗元太尉蠻子等兵，進畧開平，遂以兵向應昌等處。徐達遣耿天璧討納哈出降之。西番悉平。四月，元主殂於應昌。五月，李文忠與趙庸破元沙不丁兵，進拔紅羅山。至上都，得元罕左丞蓋元魯留守等官，始知元主殂，遂克應昌，獲元主

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嬪王子黑的罕、國公平章等官，及玉璽、金寶、玉冊、玉鎮、圭、大圭、玉竿、玉斧等。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追之不及而還。元亡，副將軍孫興祖部將孫虎皆戰死。文忠遣人送買的里八剌等赴京師。上令免獻俘，引見，賜以中國冠服、宅第，封崇禮侯。謚元主順帝，后妃等皆令居食，自便，願歸沙漠者送還。其後自立于漠北者，亦遣使通問。徐達復率師征擴廓于定西，擴廓西走。師還京，十一月，李文忠率趙庸等振旅還京師。車駕出江上迎勞。

皇明通鑑 卷六  
之辛亥七月以元將納哈出在金山不花在開元  
上命馬雲葉旺守遼東備之五年壬子正月 上以  
殘虜未滅爲邊患乃以大將軍徐達伐迤西馮勝傅  
友德副之副將軍李文忠總東道兵趨上都顧時陳  
德副之各賜勅戒諭文忠與顧時陳德分兵入沙漠  
時等各擒獲故元將文忠直趨上都勝友德亦大擒  
獲于迤西二月李文忠擣應昌取和林虜遁去文忠  
留輜重自率輕兵兼程進與華雲龍夾河擊虜衆虜  
一健將躍出鬪文忠引弓一矢而斃文忠馬中矢步

戰復得他馬益奮大破虜衆俘斬以萬計畧地至驢  
駒河朶顏等處顧時深入迷失道乏食兵疲遇虜奮  
擊破之得其輜重兵乃益振曹良臣以孤軍深入戰  
死六年癸丑四月徐達大軍出鴈門北巡長城外傅  
友德爲前鋒虜聞遁去追獲故元平章鄧孛羅帖木  
兒還軍北平友德陳言時政五事 上皆嘉納之七  
月文忠所遣將陳德出塞外擊破虜於三岔山擒故  
元將士七十餘人復與虜戰於不刺河三戰三捷又  
獲其將忻都等五十四人而還冬十月李文忠出屯

皇明通志卷六  
代縣至朔州、獲故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甲寅正月，李文忠復由代縣遣將分道出，獲故元平章陳安禮、斬故元將珍珠驢、至白登，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七月，又攻克大寧、高州、大石崖，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等。八月，至豐州，擒元官一十二人，追斬元魯王及司徒荅海俊等，得金印、玉圖書各一。師還，十二月，故元將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大破之。納哈出僅以身免。九年丙辰七月，傅友德屯兵備延安，故元將伯顏帖木兒先已請和，至是復犯邊，友德設伏大破。

之。番酋執伯顏帖木兒來降。十二年己未十二月，上以河岷鞏昌臨洮等處已平，遣李文忠往整飭城池，督理兵務，凡邊境事宜悉聽文忠節制。十三年庚申正月，故元將脫火赤等入寇，遣沐英討之，擒脫火赤等，獲其全部以歸。十四年辛酉，復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伐迤北，沐英出古北口，經畧公主山寨等處，攻灰山、嵩州、高州，全寧皆克之。夏四月，傅友德、耿炳文各領兵出塞，大破虜衆于黃河外，俘獲士馬悉送大將軍營，邊境以寧，師還。二十年丁卯，虜納哈出寇。

遼東命馮勝帥師討之。納哈出道走。閏六月馮勝追破納哈出之衆，降其軍。旋師城大寧。二十三年庚午正月虜入寇，命傅友德北征。兵至迤都山，大破虜衆，擒其將乃兒不花，俘獲人口萬餘，還駐開平。復西征寧夏平之。

論曰：我聖祖於北虜，蓋未嘗須臾忘情云。自克元都，平關隴，後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分道東西並出者二，又專命徐達總兵北征者一，而偏師勦擊不與焉。當時民厭兵革，亦甚苦其勞費。

故解縉等屢以爲言，然不知我聖祖每一命將出師，拳拳以不殺爲戒，以不得已爲言，豈樂勤兵於遠者哉？其神謀遠略，蓋知國家之後患在此虜耳。觀其載之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輕伐。惟北虜吾之世讎，不可不嚴爲備禦。則我聖祖屢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及我成祖繼之，亦嘗三犁虜庭，蓋其心卽我聖祖之心。其所以伸威于萬里之外者，將以垂休于萬世之久也。卒之二百年間，四夷雖有侵陵，未爲大患而

已巳之變也。先敢于犯順，至國有不共戴天之仇，則我聖祖之所深慮而過計者，至是爲大驗矣。其與漢高帝安劉之說，又將遠過之也。豈文墨之臣所能窺測哉。嗚呼！當時東據遼東，西抵甘肅，而大寧與和開平東勝，又相聯絡其間，所以爲藩籬甚固，而備禦此虜者爲甚嚴也。其後大寧移而薊遼之道迂，興和開平沒而京師之屏薄，東勝受降，失而河套之患殷，又哈密不復，吐魯番日肆憑陵，而匈奴之右臂不可斷。至于今日，則薊州之防甚

危，而宣大之徼大潰。又岌岌乎剝膚之災矣。瓊裘猖獗，日異月殊，雖盜賊竊發于中土，倭夷跳梁於海濱，而國家所當加意者，則莫先於是哉。杞人之憂，誠三復聖謨而重有感也。

### 廓清滇南

洪武五年壬子五月，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未服，乃遣翰林侍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令入朝。禕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皇上聰明神聖，若亟奉版圖，歸職方，可保高爵厚祿，聲名俱



全柰何欲以一隅之地與中國抗不聽館于別室數日見之又引陳友諒張士誠陳有定明玉珍擴廓帖木兒等敗亡及元主北走反覆諭之梁王君臣相顧駭愕已有降意未決降館禕餼廩有加十二月故元遺孽竄立於沙漠者遣使脫脫自西番入雲南徵梁王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脫脫知有中國使臣在以危言脇梁王令殺禕梁王狐疑持兩端令其叅政達里麻以禕匿民間脫脫知之誚梁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邪欲躍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見

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燭火餘燼欲與日月爭光乎我豈能爲汝屈有死而已或解之曰兩國兵爭不殺來使王公材器天下無雙者宜全之脫脫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禕顧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遂被殺達里麻爲具衣棺斂而焚之十四年辛酉九月上以雲南未附又執我信使納我逋逃乃以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藍玉爲左右副將軍陳桓胡海費聚等皆屬焉率師三十萬往征之臨行上諭之曰雲南僻在

明見萬里之外

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博覽輿圖咨詢有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襟喉彼必并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師行上親出餞於龍江

諸將各率所部就道傅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郭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爲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郡邑皆震十二月友德大軍趨貴州攻普定擒安鎖羅鬼蠻犵狁悉降又攻普安下之留兵戍守遂會沐英等師進取曲靖梁王遣

其司徒平章達里麻率精兵十萬來拒。沐英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此乃可破也。遂兼程進，會大霧四塞，衝霧行，抵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爲神兵飛至也，乃擁衆逼水陣。友德欲濟，英曰：未可，別遣一軍泝上流潛渡，出其陣後，鳴銅角，樹幟山谷中，爲疑兵。達里麻驚，急撒兵還禦，陣亂。英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刃蒙盾斫其軍，敵卻數里而後陣。師旣濟，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十合，指揮趙旺馬蹶死于陣，英等

縱鐵騎衝其中，堅連斬數十人，敵大敗，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橫屍十餘里。友德縱降者，使各歸業。夷人見俘者得歸，大喜，軍聲益振，遂克曲靖，留兵鎮之。乘勝克陽林，友德自帥師南擊烏撒。沐英攻六梁州，擒帖木兒王子兄弟，又擊越州龍海諸寨，轉向永寧，遂與藍玉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兵敗被擒，大懼，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英進至板橋，故元右丞觀音保舉城降，父老出迎，王師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

破竹之勢

彼知已知

宮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日。英乃分兵趨烏撒。會友德大軍。時故元右丞實卜復聚兵赤水河。及聞友德循格孤山南至。沐英又自雲南來會。實卜遂遁去。友德令諸軍城烏撒。版築方具。實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陣待之。諸將欲戰。友德不許。士卒奮勵。友德度其可用。乃下令曰。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師既陣。芒部土酋率眾來援。實卜合勢迎戰。我

師趨之。戰數十合。酋長多中槩。墜馬死者。我師益奮。蠻眾大潰。斬首三千級。實卜復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芒部諸蠻皆降。英等亦降。各路守將張麟等得金印銅印七十四。馬數萬匹。上遣使如友德軍。以勅獎諭之。曰。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嚴整。普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時何如。烏撒烏蒙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糧。令將軍分各軍回衛。今知資糧於敵。軍可不必回也。繼又勅曰。比聞雲南既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

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會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友德遂承制置布政司，及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等，籍其戶得七萬四千有奇。十五年壬戌正月，沐英等徇建昌、徵江、臨安、尋甸、楚雄，皆下之。降故元平章閻乃馬等。二月，英引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乃南詔皮羅

亦類白石江法  
皆從韓淮陰立  
漢幟脫  
出者

閣所築者，龍首、龍尾二關，最險要。土酋段世以五萬眾扼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率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為犄角勢。又以一軍令胡海由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明攻下關，兵見之，踴躍謹呼，蠻眾驚亂。英策馬渡河水及馬腹，遂斬關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脅從者悉從遣之。蠻夷感悅，傅友德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下金齒。於是車里、摩些、和泥、平緬皆降。雲南平。二月，傅友德遣使

以故元梁王家屬威順王之子伯伯等三千一百一十八人俱送京師并奏云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要害量宜設衛戍守耳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爲豪右隱占今准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覈諸衛所查有見糧一百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之上悉可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

益軍費夏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上勅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部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詔至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蠻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蠻復寇普定城急友德遣顧成擊破之五月上勅吳復費聚曰符到可報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諸蠻悉蕩除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寨柵安陸總之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当分兵直

搗巢穴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卽未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勅至聚與復等遂進兵攻關索嶺及阿咱等諸蠻寨悉下之斬首數百獲馬牛無筭遠近大震餘黨悉降蠻夷始定友德乃議設大渡河守禦所以于戶吳忠領兵守之又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改隸四川布政司從之上復降勅獎諭友德等詞極褒美云欲勞以尊酒遠不能致特以朕心勞之七月友德英等分兵攻未服諸蠻以指揮馮誠守

聖祖將將  
之妙

雲南諸蠻見大軍出謂城守虛弱遂相煽爲叛上官楊苴最桀黠給其衆曰總兵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各糾衆至二十萬苴會衆屯于城西北河陽亦以兵會于城東南合三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爲憂誠與指揮謝熊以孤軍拒守修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賊衆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出勁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爲久困計時沐英駐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爲賊所

得詰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衆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邵甸普寧大祺江川等處。據險樹柵。欲圖再舉。英至與馮誠等合兵勦捕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人。諸部復定。馮誠國用子也。十六年癸亥二月。友德又遣使以故元右丞觀音保等及土酋段世等。送至京師。上以雲南平。遣耿炳文往諭友德。班師留沐英鎮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審度。友德奉命班師。英辨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大賴以安。其麓川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國。皆遣使內附。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能爲指揮統兵守之。

論曰。黔中古南詔地。在鬼方之西。漢武帝通牂牁。羗爨至鑿昆明池于長安。習水戰。固嘗銳志圖之。而點蒼金齒之域。終未能帖然盡入叛圖。唐一勤兵至。覆師四十餘萬。自古及今。未有郡縣其地。二百年寧謐底定。無反側。如今日之盛者。蓋由我聖祖神謨。聖略而諸將規畫甚詳。經略甚當。故能變荒裔之民爲文明之俗。嘗讀我聖祖諭傳友



德出師之訓及前後所以詔勅其地理之遠近。道路之險夷。與兵將分合之機。攻取前後之勢。歷歷如指諸掌。雖生長其地。習在戎行者。未能若是之悉也。天生聖人。豈偶然哉。故嘗竊謂之說曰。能不用諸將。而用人之能者。漢高帝是也。能勝諸將。而自用其能者。漢光武。唐太宗是也。能勝諸將。而不用用人之能者。我聖祖是也。嗚呼。觀河洛而思禹功。萬世之下。豈可忘創業之艱哉。

### 四夷來王

洪武元年戊申十二月。上遣漢陽府知府易濟。頒詔於安南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定羣雄。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國號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輿遠邇。咸安無事。共享太平。惟爾四夷君長。會帥遐遠。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又遣行人楊載。往招諭日本。及遣使往諭占城高麗諸國。詔

使至皆欲朝貢，洪武二年四月倭夷寇蘇州，崇明等處指揮王德率兵擊敗之，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九十二人，捷至擢德官，賞賚其將校有差，遣使祭告東海之神，倭寇自是不敢復至。上以往年嘗頒詔安南，安南國王陳日烜遣陪臣同時敏、段悌、黎世安等來朝貢，請封。六月遣翰林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使安南，封日烜爲安南國王，賜馳紐塗金銀印。大統曆織金文綺等物，其陪臣賜各有差。以寧等十月至安南，界聞日烜已先歿，姪日燧嗣立，以寧護詔印洱江上。

使牛諒入其國，先諭旨。安南遣陪臣阮汝亮來迎，請卽授詔印日燧，以寧不許，曰：「奉詔封爾先君耳，非世子名爾國當遣使。」上請得旨，然後敢授。於是日燧遣陪臣杜舜卿等告哀，請命于朝，以寧留安南候命。因教安南人行三年喪，及稽顙頓首拜謁諸禮儀。其後上聞之，大喜，賜以寧詩獎諭之。占城嘗遣使內附，上乃遣使齎印往封占城國王。高麗遣使上表來貢方物，上又遣使齎印封高麗國王，仍以祝文、牲帛祭高麗境內山川。三年庚戌五月，安南使陪臣

皇明通志卷之六  
杜舜卿以日燧訃音來告，且爲日燧請封。上乃自製祭文，以翰林院編修王濂充弔祭使，吏部主事林唐臣充頒封使，齎詔往安南，封日燧嗣安南國王，并取張以寧所護銀印及賜物畀之。使至，日燧率其臣出郊迎，初議禮不決，濂叱之，乃先奉御製文于壽光殿，別設日燧靈位殿前，使者南面宣布，日燧率羣臣再拜俯伏以聽。退翌日，唐臣奉詔印詣壽光殿，日燧率羣臣北面跪受，稽顙拜如藩臣禮，遂封日燧爲安南國王。日燧遣使隨王濂等還朝，入貢謝，張以寧

亦還卒于途。七月，高麗遣陪臣金柱來朝，且貢方物。柱頗知書，屢從朝臣遊，出清宴閣讌，記自言其八世祖金緣所作，乃宋重和中，徽宗讌蔡京，王黼于宣和殿，京作讌曲，傳四方，以爲盛矣。高麗慕之，故緣爲之記。柱出以爲奇，不知蔡京爲後世所鄙，云初遣楊載往諭日本還，日本使未至，上遣趙秩往入境，守關者不納，秩以書達其王，乃納之。秩諭以中國威德，責其不臣，其王以元嘗使趙姓者往欲襲之，今秩復趙姓，意將襲已，以嫚語荅之，命左右刃秩，秩不爲動，徐

皇明通志卷之六  
二  
曰。今天子聖神文武。君主華夏。非元比爾。殺我禍不旋踵。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其戰艦。蒙古之戈船。百不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我朝以禮懷爾。豈與蒙古襲爾者比邪。日本國王氣沮。會遣楊載往。於是日本王良懷禮。遇載等有加。遣其陪臣併僧九人。隨詔使入朝。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未幾。南番暹羅國王三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漠沙。三佛齊國王哈刺里八刺卜。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後。渤泥國王復率其妻子來朝。禮遇甚厚。未歸卒。

詔葬于金陵。十一月。上聞安南占城各治兵相攻。殺占城遣使來告。乃遣翰林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以詔諭之。嘉其以禮入貢。合於古制。謂二國傳世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其前王必有遺訓。今宜畏天守分。各罷兵歸國。如互執兵端。必致天變。怒禍不能逃。詞甚明切。詔至。二國皆聽命。罷兵。安南贈復仁黃金玕玩等物。辭不受。上聞而是之。安南遣使者隨詔使入朝。上命中書加賜。遣還楊載。既招諭日本。上復遣往琉球。五年壬子。七月琉

球遣使者從載入朝，貢獻遂遣使封琉球國王。詔所貢方物俱于福建行省驗入。上嘉楊載累使外國，重加賞賚。八月，占城國王遣使來奏安南復以兵侵其境，土乞賜以兵器，俾安南知之，不敢欺。上乃命中書省移咨安南國王責諭之。未幾安南陪臣陳叔明以兵收其王左右，殺之，使人弑王日燧，遣使來貢表署叔明名。主客部已受表，曾曾取閱副封，見其名異，曰：「此必有變。」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具言日燧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位。禮部以聞。上曰：「島夷

何敢狡詐如此，却其貢不受。命宋濂草詔責之，問其弑日燧故。又遣使至其國，廉知多譎詐狀，勅下中書絕其貢使。未幾叔明遣陪臣阮士諤來朝，貢方物，且言日燧以盜死故。上以遠夷旣嚮化，仍納之。士諤辭歸。上降手勅諭之曰：「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歸達爾邦，與叔明言：昔者陳日燧荒昏，以致滅亡。今王若德不勝前王，又恐宗祀不安，若欲久安，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爲政。倘有少愆，當自修省，以回天意。又遣內臣與士諤俱往諭之。比入其境，

皇明通志卷之六  
士諤棄勅使兼程去，暨使臣至，不知士諤所在，其待使者禮多缺畧。及十一年戊午七月，又遣使入貢。上懲士諤之詐，不許陛見。比歸，又以勅諭之，數士諤之詐，及待使者非禮，且曰：歸告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無虞也。叔明以已篡弑，故心不自安，屢貢方物，甚豐。上復以勅諭其貢物豐廣，徒勞費無益，又云行移字異，莫辨真偽。士諤非禮，皆國王爲之。十月，百花彭亨國遣使來貢。十三年庚申八月，占城遣使來賀。聖壽，且訴安南以兵攻其國。上降勅慰諭。

之未幾，暹邏來貢方物，賀正旦。上遣使齎詔印封爲暹邏國王，賚賜之。十六年癸亥，上以外海諸國進貢使信往來不實，乃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給發諸國，俾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但遇入貢咨文，俱於各經過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邏占城、安南、真臘、瓜哇、瑣里、西洋、瑣里、三佛齊、古里、滿刺加、小葛蘭、榜葛刺、錫蘭、山古里、班卒、柯枝、蘇祿、忽魯謨斯、忽魯毋恩、甘把里、麻林、阿哇、白葛達、天方、渤泥、百花、彭亨、覽邦、淡把、須文、達那、蘇門答刺、呂宋、合猶

里磔里古刺麻招納撲兒加意勒祖法兒留山黜德  
那南巫里急蘭丹奇刺尼夏刺比屈察尼烏涉刺謁  
阿丹魯密彭加那捨次齊八可意坎巴夷替左法兒  
黑葛達八荅黑商打回日落日羅夏治拂麻婆羅門  
凡五十九國嘗來朝貢者皆給勘合文冊其琉球又  
分爲三國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俱賜鍍金銀印  
其諸國所貢方物表式歲期回荅賞賜并正副使廩  
給宴賜禮儀互市各以國大小隆殺著爲定式安南  
陳煊弒叔明篡立遣使來貢方物甚豐上置之不

問罪降勅諭其貢物過豐且云豈以彼中綱紀紊亂  
更三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又云必畏天地謹事  
神恤黎庶以膺王爵不然又非久安之道又云新王  
自當高枕勿慮加兵亡何陳煊攻占城病死海濱使  
來告哀上遣使往祭之十七年甲子三月上因  
高麗使來不遵臣禮以賄結逆臣胡惟庸事覺遣其  
使還以勅諭遼東守將唐勝宗葉昇令絕高麗勿通  
使命未幾高麗果遣使至勝宗昇所勝宗昇以聞  
上復以勅褒獎之二十年丁卯九月遼東守將濮真

以高麗叛服不常引兵攻之兵敗被執自刺死高麗大懼上表請罪歸真喪上追封真樂浪郡公二十一年戊辰五月安南國王陳日焜嗣位遣使來朝貢上遣使詔諭賜金幣等物東夷遼王惠寧王孕顏元帥各遣使來朝二十二年巳巳五月賜泰寧衛指揮使等官給冠帶七月定安南國以三年一貢餘年不許遣使往來二十三年庚午秋遣宋晟帥師征哈密又征罕東皆平之後以元裔陝巴封哈密王置罕東衛以酋目爲指揮等官二十年丁丑二月以安南

王陳日焜侵思明府邊地上乃遣行人陳誠呂讓至其國諭日焜以所侵地還思明府議久不決誠等以譯者反覆意不達乃爲書諭之日焜得書不服復書往復辨論又以咨文達戶部謂實未侵思明地上集羣臣議之或謂安南抗朝命當以師問罪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遂置不問其後上製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不必征伐惟以日本多詐絕其朝貢

論曰唐太宗削其羣雄威加海內迨晚年屢伐高



麗甚爲墮損威重則好大喜功之故也我聖祖  
卽位之初遣使詔諭諸國已不失蒞中國而撫四  
夷之體及安南篡弒相仍日本譎詐反覆皆置之  
不校其甚者不過却貢返使詔中書絕之而已占  
城屢以安南侵伐赴愬止以詔諭至高麗通胡惟  
庸亦惟絕其貢使其殺濮真也又容其上表謝罪  
而終不加兵豈非天地覆載之量邪夫以當時熊  
虎之將席百戰之威其於蕞爾小夷豈爲難克然  
於敝中國多矣彼旣不足爲中國患則已又何必  
塗炭吾赤子而邀無益之功邪其後成祖郡縣  
交趾中國未嘗獲斗粟尺布之利而疲耗于奔命  
者幾百年始知我聖祖之貽謀誠萬世所當遵  
也則其所必欲加兵者豈其心之得已哉卒之梯  
航繼踵球珙盈庭如渤泥國王挈妻子越萬里而  
來至沒中國不怨悔者在當時必大有慨於其心  
也茲非內治修而遠人服之驗乎嗚呼是豈前代  
帝王之所能及也

封賞功臣

洪武二年己酉十二月徐達等平中原克元都及湯和廖永忠等平閩廣各班師還上大賞諸將功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胡廷瑞楊璟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九表裏傅友德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顧時朱亮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三年庚戌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征西副將軍李文忠等征北各振旅還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上詔大封功臣命大

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禮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各就列詔諸將諭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

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  
倘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退有後  
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  
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常遇春先卒今封其子茂鄭  
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公國鄧愈衛國公並食  
祿三千石封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  
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  
榮陽侯郭興鞏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唐勝  
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

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  
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源南安侯康茂才子鐸  
斬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陸安侯鄭遇春榮  
陽侯曹良臣宣寧侯黃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  
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  
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  
正文臣徐達而下並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  
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並食祿二百四十石爵  
止其身不給券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秩仍徧

賜諸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得賜文綺，各有差。廖永忠論功當封公，以其使所善儒生爲探謀之。上知其情，故封侯。其鐵券制如瓦形，面鐫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嵌以金。聞當時無知其制者。令取江南吳越王裔孫所收宋券爲式製之。先是廖永安在吳卒，封楚國公。蔡遷卒，封安遠侯。又封汪興祖、東勝侯。有言其過者，上宥不問，惟不給券。十二月封薛顯爲永城侯。顯嘗妄殺胥吏獸醫，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皆無罪。上封顯侯，令三分其祿，給養被。

殺者之家，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及帛六十匹。四年正月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山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十月傳友德等平蜀還論功賞。友德廖永忠白金各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惟楊璟無功不賞。以汪興祖有功，没于王事，仍給券。七年甲寅十一月，上詔諭諸功臣敘其勲勞。曰：朕爲天子，諸子皆封王，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勅中書都督府爵諸功臣庶子以流官。十年濮真征高麗兵敗被執，不屈死之事聞，追封樂浪公，謚忠襄。有

子生數月，封西涼侯。湯和進封信國公。六月沐英、藍玉等征西番還，英先已封西平侯。至是封藍玉、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周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仇成、安慶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十月朱亮祖鎮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禺知縣上言事皆實，上徵還，以功臣不下吏，但罷職居京師，未幾卒，以侯禮葬。十五年壬戌十二月，封李新為崇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十七年甲子二月，

傅友德等平雲南師還，進封傅友德、穎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仇成、張龍王弼仍舊封，加祿為二千五百石。并吳復、金朝興並賜鐵券，得世襲。藍玉以北征進封梁國公。二十年丁卯八月，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九月，都督張赫、朱壽俱以督運有功，赫封航海侯，壽封舳艫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二十一年戊辰五月，都督張銓以從征雲南有功，封

永寧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八月湯和辭歸鳳陽。上降勅褒加、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三千兩、鈔一千五百錠、綺幣四十端、又賜其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彩幣二十端、後每歲一召入覲、宴賜甚厚、二十七年己巳。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公侯願還鄉者從之。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陞辭。上賜弼緡錢五萬治第、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彩段三十表裏、英等各有差、二十三年庚午正

月、以誅胡惟庸謀逆故、肅清逆黨、榜列勲臣五十七人、已沒者不與焉、功高望重、連歲總兵者八人、徐達、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俱公、耿炳文、吳良、沐英俱侯、專簿書而指示者一人、李善長、公、以義氣封者鄭遇春等三人、隨軍征討未總兵者周德興、郭子興等十人、建功者公、傅友德、藍玉、侯、葉昇等十五人、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韓政等七人、俱侯、共五十七人、胡海征蠻師還辭歸、以例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幣帛六十匹、五月李善長以他累坐削

祿或以胡惟庸黨爲言。上疑之，亦未究。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上殺京民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上怒，賜善長死。十月，劉基初封伯，止其身後得賜號，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與功臣列。得世襲，又以胡惟庸譖罷之。基卒。上誅惟庸，知基爲惟庸所害，甚憫之，命基子璉襲伯封，增祿共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二十四年辛未八月，耿炳文辭歸，賜緡錢五萬，治第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彩段三十表裏。二十五年壬申五月，俞通源南征洞蠻。

還封越雋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券。子孫世襲。二十七年甲戌五月，詔功臣官二品以上者，得賜第于其鄉，官給費，樹碑于其先墓。二十九年擢韓成子韓觀爲都督同知，賜第京師。二十六年癸酉二月，藍玉以恃功跋扈，謀不軌，事泄伏誅，與前胡惟庸之誅所連坐死，配者數萬人。二十九年丙子七月，大賚天下武臣，詔諭慰之，詞極溫懇，諸臣感泣，各頓首謝。其後諸功臣卒，追封徐達中山王，謚武寧，常遇春開平王，謚忠武，李文忠岐陽王，謚武靖，鄧愈寧河王，謚襄武，湯

皇明通志卷九  
和東甌王謚武順、沐英黔寧王謚昭靖，皆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餘侯皆追封公，或塑像功臣廟，或配享者。

論曰：古今帝王創業功臣，未有如我國朝之盛，其報功之典，亦未有如我國朝之隆者。漢功臣莫先韓彭，已就誅夷，其他不一再傳，皆失侯奪爵，國除矣。唐房杜子孫，不免流落，其他可知。我聖祖封以高爵厚祿，既賜券世襲，又官其庶子，既賜田賜第，賜佃戶儀仗，戶歸老陞辭，又賜金幣楮鏹，可謂

至隆而極厚矣。如徐達元功，其子孫開兩國，至于今而天下諸武弁，孰非功臣之後，此豈前代之所有邪？然有不能無疑者。開國之初，胡大海功最著，馮國用最親信，趙德勝等亦皆傑出。至三年大封功臣時，馮趙未省有子否，國用或以弟勝故，而大海子德濟，又從征有功，不聞其有封爵，廟祀亦無之。又馮勝封公，位鄧湯上，而沒不追封王爵，廟祀不得與湯鄧伍，此在當時必有說，而今不可考矣。至李善長封爵在中山上，以黨累不嗣，豈人情哉。



傳友德人謂其功業威望當右湯鄧而不嗣之故亦無所稽項年廷臣建議錄常李鄧湯之後得復勲爵誠意伯亦復而善長友德獨遺此不可謂之缺典乎又封爵之始功大者得嗣公侯伯功小及其部曲則襲指揮千百戶等官今指揮以下官仍故而侯伯之後多斬焉無聞如廖永忠吳禎吳良耿炳文吳復等至無人主其祀也如以世遠而澤斬則當俱從遞減可也何遽爾邪無亦高爵爲人所忌而子有干國典者亦易昭顯其小者人多略而存之也然豈非錄其小而遺其大乎司太常竹帛者當知所以處此

正位分藩

元至正丙申 上巳克金陵秋七月諸將奉 上爲

吳國公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隆盛屢表勸進

不許善長等固請乃以甲辰正月朔卽吳王位建百

司官屬丙午十二月宋主韓林兒殂丁未正月朔始

稱吳元年李善長又勸進猶不許時陳友諒張士誠

方谷珎俱已平陳有定郡縣多下李善長率羣臣又

上表勸進，猶不許。善長等援漢高帝故事，固請。表連上。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善長具卽位儀進。」上乃御新宮，以百官推戴，意告。上帝神祇至，戊申春正月四日巳亥，上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帝祖考妣奉冊寶上。懿祖尊號曰恒皇帝，妣曰恒皇后，又上德祖、熙祖、仁祖。帝后尊號，乃立馬氏爲皇后，子標爲皇太子。三年庚戌四月，詔封諸子爲

王，分鎮諸省，乃封第二子棧爲秦王，國西安，第三子櫛爲晉王，國太原，第四子諱爲燕王，國北平，卽我成祖文皇帝，第五子櫛爲周王，國汴梁，第六子楨爲楚王，國武昌，第七子榑爲齊王，國青州，第八子梓爲潭王，國長沙，齊潭未幾國除，第九子杞爲魯王，國兗州，第十子檀爲蜀王，國成都，第十一子湘爲荆王，國荊州，今絕，後又封子代爲大猷，次肅爲甘肅王，今移蘭州，次遼爲廣寧王，今移荊州，次慶爲寧夏王，大寧，後移南昌，國除，次岷爲岷王，雲南，今移武岡，次谷爲宣府王，今絕，次韓爲平涼王，潞

皇明洪武金鑑卷六  
安次安王今絕次唐王南陽次郢王安陸今絕次伊  
王洛陽太子秦晉成祖俱高皇后出諸王諸妃  
出皇子共二十四又封姪孫爲靖江王國廣西文  
正子也上製祖訓於太子諸親王各派皆以二十  
字其子孫輩取一字爲雙名上字下字則以火土金  
水木傍字循環用之二十世之後仍續其親王歲祿  
一萬石慶肅諸王亦有二千石者親王嫡長子襲封  
餘子封郡王初封祿二千石嗣封一千石郡王嫡長  
子襲封餘子授鎮國將軍祿一千石鎮國子俱輔國

將軍祿八百石輔國子俱奉國將軍祿六百石奉國  
子俱鎮國中尉祿四百石鎮國中尉子俱輔國中尉  
祿三百石輔國中尉子世授奉國中尉祿二百石  
皇女曰公主祿二千石配駙馬都尉親王女曰郡主  
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  
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君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  
祿二百石配俱儀賓其宮室服色儀仗各有差

論曰我聖祖皇嗣之盛亦古所未有也古稱後  
裔之盛莫如黃帝者由我聖祖觀之又過黃帝

遠矣、豈非功高千古之報邪、其爵祿之差等、藩國之形勝與製名之義、玉牒之藏、皆事為之制、而一無所遺、誠聖神之慮、燕貽之謀也、雖然、古人有云、聖人之創制立法、有不容為其後計者、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耳、我聖祖汎掃胡元、肇造區夏、遠法周漢之封建、近懲唐宋之孤立、其大封同姓、強幹弱枝、固理勢所宜然者、然天潢綿永、本支百世、蠡斯之慶、且將半天下矣、民供之有限、祿入之不給、亦勢之所必至者、其在先朝、嘗為本折兼支之

法、又為限妾媵之制、然亦但可小舒目前之急耳、豈萬世不易之常道邪、使聖祖在今日、必思所以處之、廟堂善後之圖、不可不預為之所也、



